

文字认读能力发展研究

张北镇
江苏大学

摘要: 文字认读能力是语言使用的核心能力之一。本文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包括字母语言的词汇认读和汉字认读两个部分。文章首先介绍了不同文字的构成特点,在此基础上指出文字认读意识的重要性及其构成。然后文章分别介绍了不同语言文字认读意识的发展特点,包括母语儿童和外语学习者两类,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 文字认读; 认读意识; 语言差异; 教学建议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3.198

一、引言

语言使用是人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分为口头使用和书面使用两种类型。口头语言使用能力在生活中获得,而书面语言使用能力则是学校教学的内容。在当今知识社会中,书面语言使用能力的必要性不言而喻,语文及外语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均占较大比重。书面语言使用的基础是文字的认读,其本质为书写符号的识别以及从书写符号中获取读音及意义的认知过程。本文将探讨文字认读的认知本质问题,并分别介绍字母语言词汇的认读特点和汉字的认读特点,突出认读意识的发展探讨,并针对文字认读能力的培养提出建议。

二、字母语言词汇的认读

1. 词汇认读意识

字母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汇。在书写层面上词汇由字母构成,而在语音层面上则由音素构成音节再构成词汇。字母语言词汇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发音的规则性,即字母与音素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如英语字母a的发音一般是/ei/或/æ/。这些特点决定了字母的组合知识、发音知识、音节构成知识在词汇认读中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字母语言中词汇的意义和书写及读音之间均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表现出任意性特点。但是很多词汇可以进一步切分为语素,即词干和词缀。如英语单词reader可以分为词干read和后缀er。利用语素知识来获取整词意义则是词汇理解的重要环节之一。

实际上,认读能力不仅是指学习者对已学词汇的朗读和理解,基于已学词汇来发现该语言词汇的构造规则并利用这些规则来认读未学词汇、以及利用该规则来促

进新词学习的能力更加重要。学术界将这些能力称为元语言意识,具体分为正字法意识、语音意识和语素意识等。这三种意识构成了词汇认读关键能力(李光泽,潘晓霞, & 李荣宝, 2018)。研究发现,词汇认读意识在进一步的语言习得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三种认读意识对词汇、语法、篇章、口头表达等不同层面语言能力的发展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并且早期的词汇认读意识对后期的阅读理解等深层次语言能力都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Casalis & Colé, 2009等)。

2. 母语儿童词汇认读能力的发展

在认读意识的发展问题上,研究发现词汇认读意识在3-5岁时就已萌芽,在学前阶段和小学阶段快速发展,小学毕业时就基本达到成年人的水平。其中,正字法意识形成较早,其次是语音意识,语素意识稍晚,但三者之间的差异较小。研究还发现,三种意识之间相互影响,其中正字法意识和语音意识对语素意识的影响最为突出(Cassar & Treiman, 1997等)。

不少研究发现,词汇认读中存在明显的粒度效应(grain-size effect)。年龄较小的儿童认知能力有限,大脑处理的基本信息单位有限,能够处理的粒度很小,可能就是一个字母或音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基本认知能力和语言接触经验不断丰富,基本粒度不断扩大,由字母变为字母组合,由音素变为音节。此时,儿童的词汇认读能力就会明显增强。对于词汇的意义理解,语言发展过程中则存在明显的语素分解向整词理解的过渡,这也是词汇理解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

3. 外语学习者的词汇认读

词汇认读是外语词汇能力的基本体现。外语词汇的

认读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母语的影响。但母语的影响程度则与母语与外语的差异程度有关。当外语和母语比较相似时，母语的影响容易发生；而当两者差异很大时（比如两者采用的符号系统不同，其词汇的构成规则也不同），母语的影响则非常微弱（Yeong et al. 2016等）。

人们对外语词汇认读感兴趣的另一问题是学习者能否获得与母语者相同的词汇认读机制。换言之，随着二语水平的提升，学习者是否能够采用和母语者相同的方法进行词汇认读呢？有的研究专门对幼年就出国的华人进行过研究，考察的是英语音形对应关系问题，发现尽管这些华人的英语水平和英语母语者没有差异，但是她们对音形对应关系的加工机制存在不同（Taft, Castles, Davis, Lazendic, & Nguyen-Hoan, 2008）。这似乎表明学习者基本不太可能获得和母语者相同的认读机制。然而，汉语和英语在该方面的巨大差异也可能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对该问题的回答需要充分考虑母语和二语的差异，包括语音和书写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小构词单元、读音系统、语素系统等方面的差异均可能对此产生影响（卢植，2016等）。

三、汉字的认读

1. 汉字认读意识

汉字是具有表意功能的象形文字，与字母语言的词汇存在根本性差异。一方面，汉字是书写的基本单位，对应语音系统中的音节。所有的汉字均为单音节读音。虽然音节由不同的音素构成，但音素与笔画之间没有对应关系。汉语中音节数量有限，而汉字的数量较大，汉语使用音调来进行区分，且存在大量的同音异形现象。另一方面，汉字既有独体结构，也有包含多个部件的合体结构。后者分为会意字和形声字两类，其中形声字是最常用的类型。汉字的这种组合结构有其独特性。有的部件为声旁，用来表音，和整字的发音相同或相似；有的为形旁，用来表意，和整体存在意义联系。部件和整字之间的表音或表意的联系在汉字认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作为象形文字，汉字具有表意功能，而语音则没有直接的表意功能，这就决定了书写在汉语理解中的核心地位。

以上特点决定了汉字认读的独特性，汉字的认读意识也必然有别于字母语言（如阮氏芳等，2016等）。正字法意识是最重要的汉字认读能力，其中部件层面的意识最为关键，包括部件真假的判断意识、部件位置意识和部件组合规律意识等。汉字的语音认读意识则包括拼音意识、声调意识和声旁意识。总的来讲，汉字认读对语音意识的依赖较低。语素意识对汉字认读及语言发展存在较大影响，汉语语素意识分为复合语素意识、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汉语理解仅靠语音或字形均不足以实现，只有通达语素才能进行，而语素的通达则需要词语提供的情境中才行。

汉字认读能力的发展历程与字母语言在总体上基本一致。学前阶段就已萌发，小学毕业时接近成熟。另外，汉字认读能力也对其他语言能力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包括后期的语言学习也有影响。但在具体的认读意识方面，汉语的认读意识则有其独特性。例如，尽管部件层面的认读意识在汉字认读中作用突出，但整字认读特点非常突出，小学高年级学生几乎不会进行部件分解。这就表明，汉字的认读倾向于整体进行，有别于字母语言对语素分解的高度依赖。

2. 汉字的二语认读研究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汉语热”，把汉语作为外语进行学习的群体不断增大。汉字是汉语学习的基础，作为汉字使用能力核心的认读能力也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汉字认读能力发展问题上，有研究指出，二语学习过程中存在“不同于母语者”、“接近母语者的类型特点”和“接近母语者水平”三个阶段。作为核心部分的部件认读上，二语者一般通过6个月左右的学习就可获得初步的部件分析能力；学习1年后能够接近“母语者的类型特点”，并具备较全面的部件认读意识。能否获得“接近母语者水平”的认读意识则受到二语者的汉语水平、母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总体上看，东亚、东南亚等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存在优势，而欧美学习者则有一定的困难。不少研究发现，来自日、韩等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的认读意识萌芽较早，发展较快，更易获得“接近母语者水平”的汉字认读意识，而来自欧美等

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则面临较大的困难（冯丽萍，2006等）。

四、教学建议

任何语言的学习都是从基本单位开始的，如字母语言的词汇和汉字。尽管语言之间有所差异，但基本语言单位的学习则存在一致的规律。充分掌握这些规律并在教学中加以使用可以提高教学的效率和成功率。基于上文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充分重视认读意识培养的重要性。小学早期阶段的语文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学习汉字，还有必要讲解汉字的构型、拼音以及部件等规则性知识，让他们了解汉字是如何构成的、如何发音的以及其意义和书写之间的联系等。这些规则性知识有助于认读意识的培养，对其后期的汉字学习起到推动作用。另外，母语者认读意识的培养不仅来自课堂讲解，大量阅读提供的隐形学习过程更加重要。因此，有必要重视阅读的重要性。

第二，尽早接触语言信息，培养儿童的认读意识。在学前阶段让幼儿适当接触绘本，培养孩子的阅读好奇心，并通过与绘本结合的方式呈现少量简单的日常用汉字。另外，通过歌曲、故事等形式让幼儿接触语言，潜移默化中培养其语音意识。早期的工作要以培养孩子的好奇心为主导，同时提供必要的语言接触。但必须考虑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不宜在早期讲解汉字及其规律等知识。

第三，小学阶段重视基本语言意识的培养，推动语言能力的长期发展。除了文字认读意识外，不同层面语言的学习均需要相应的认知意识。而认知意识在语言学习中的影响是长期的，在几年后的语言学习中都会发挥作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日常阅读是培养学生语言使用能力的重要方式。

第四，外语学习中需要重视语言差异，灵活设计教学方法。跨语言差异在语言学习中的影响不容忽视，但该差异在不同语言项目上的体现也不一样。因此，教学中应根据语言项目的特点分别设计教学方法和手段。另外，外语学习能否达到母语的还有争议。然而，外语学习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接近母语的、以及外语学习是否有必要达到母语的等问题的探讨更有意义，

从经济学视角对投入产出的边际效应进行分析很有必要。因此，我们有必要明确外语学习的目的，根据学习目的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

参考文献

[1]Cassar, M., & Treiman, R. The beginnings of orthographic knowledge: Children's knowledge of double letters in word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7, 89 (4): 631-644.

[2]冯丽萍. 外国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及其发展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14 (1): 12-17.

[3]Taft, M., Castles, A., Davis, C., Lazendic, G., & Nguyen-Hoan, M. Automatic activation of orthography in spoken word recognition: Pseudohomograph priming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8, 58 (2): 366-379.

[4]Casalis, S., & Colé, 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phological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Effects of training in kindergarten and in first-grade reading [J]. First Language, 2009, 29 (1): 113-142.

[5]Yeung, P.-s., Ho, C. S.-h., Chan, D. W.-o., & Chung, K. K.-h. Orthographic skills important to Chinese literacy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radical representation and orthographic memory of radicals [J]. Reading and Writing, 2016, 29 (9): 1935-1958.

[6]李光泽, 潘晓霞, 李荣宝. 汉英关键语言技能对中国学生英语词汇认读的影响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 50 (5), 692-702.

作者简介: 张北镇(1981.7.6-), 男, 汉族, 山东博兴人, 博士, 江苏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

【基金课题】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为二语的汉字认读加工机制研究》(19YYB002);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语形声字的二语加工研究》(18YJC740138)。